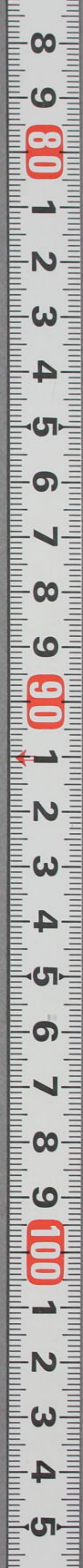


14
1544
10



寶藏論

唐

釋

僧

肇

著

廣照空有品第一

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
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
太祖上施元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
無形為識物之靈靈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為變化各
稟乎自然微有事用漸有形名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形名既兆遊氣亂清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分兮別兮
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教

寶藏論

唐

釋

僧

肇

著

廣照空有品第一

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
 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
 太祖上施元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
 無形為識物之靈靈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為變化各
 稟乎自然微有事用漸有形名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形名既兆遊氣亂清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分兮別兮
 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教

敘其因然後國分其界人部其家各守其位禮義興
行有善可稱有惡可名善人所重惡人所輕於是卽
是非而競生其智有解其愚有縛上施煩形下無寂
樂失自然之志拘物外之約迷無爲之爲動有作之
作其名教旣行使上下之應諾爾乃聲立五音色立
五行立五行德立五德差之毫釐過犯山嶽律禁
未然令防未欲無放蕩之寬有多方之局所以然者
爲人而不知足斯爲濁亂之時有弟有師師有所訓
弟有所依天地寥落宇宙寬廓中有煙塵清虛翳膜
巍巍之形內神外靈妄有想慮真一闔冥其妄有識

其真有惑非取而取非得而得是故理則無窮物則
無極動兮亂兮內發三毒視兮聽兮外受五欲其心
慌慌其身忙忙觸物動作如火煌煌故聖人立正教
置真謨使無知之侶上下相依修無爲息有餘漸至
乎如如如如之理同本真軌不可以修證不可以希
冀惟寂滅性耳夫真也者無洲無渚無伴無侶無涯
無際無處無所能爲萬物之祖宗非目視非耳聞非
形色非幻魂能爲三界之根門其正者先離形次泯
情不依物不拘生可以合大道通神明有用曰神有
形曰身無爲曰道無相曰真應物而號隨物而造常

住常存不生不老理合萬德事出千巧事雖無窮理
終一道無有證者無有得者然不證不得恒處心惑
其心不真惑亂餘人恍然惚然如有魍魎似有思想
究兮推兮了無指掌如空忽雲如鏡忽塵彼此緣起
而以妄存有妄曰愚無妄曰真真冰釋水妄水結冰
冰水之二其體不異迷妄曰愚惺真曰智其冰也冬
不可釋其水也春不可結故愚不可卽改智不可卽
待漸釋漸消以通乎大海斯可謂自然之道運用元
元非念慮所測當可以綿綿不可以勤勤夫進道之
由中有萬途困魚止瀝病鳥棲蘆其二者不識於大

海不識於叢林人趨乎小衢其義亦然此可謂久功
中止不達如理捨大求小半路依止以小安而自安
不及大安而安矣其大也愧蕩無涯含識一體萬物
同懷應則千變化則衆現不出不沒用無有間有心
無形有用無人示生無生示身無身常測不測常識
不識爲而無爲得而無得鏡象千端水質萬色影分
塵界應用無極無形而形無名而名物類相感和合
而生生而不生其無有情衆謂之聖衆謂之明種種
稱號各任其名然其實也以無爲爲宗無相爲容等
清虛同太空究無處所用在其中其得者一其證者

密得則不一證則不密然非不一然非不密其體陰
離其用陽微言不盡理行不盡儀斯可謂太微夫山
草無窮泉水無竭谷風無休鐘聲無歇物尚如斯何
況道乎有必速亡無必久長天地雖變虛空獨常夫
學道者習無餘不學道者習有餘無餘道近有餘道
疎知有有壞知無無敗真知之知有無不計於有不
有於無不無有無不見性相如如閬然無物而乃用
出若不如是多妄多失中有夢慮主習衆疾非凶爲
凶非吉爲吉吉凶之事翳障真一故爲道者不可以
同迷夫學道者有三其一謂之真其二謂之隣其三

海不識於叢林人趨乎小衢其義亦然此可謂久功
中止不達如理捨大求小半路依止以小安而自安
不及大安而安矣其大也愧蕩無涯含識一體萬物
同懷應則千變化則衆現不出不沒用無有間有心
無形有用無人示生無生示身無身常測不測常識
不識爲而無爲得而無得鏡象千端水質萬色影分
塵界應用無極無形而形無名而名物類相感和合
而生生而不生其無有情衆謂之聖衆謂之明種種
稱號各任其名然其實也以無爲爲宗無相爲容等
清虛同太空究無處所用在其中其得者一其證者

密得則不一證則不密然非不一然非不密其體陰
離其用陽微言不盡理行不盡儀斯可謂太微夫山
草無窮泉水無竭谷風無休鐘聲無歇物尚如斯何
況道乎有必速亡無必久長天地雖變虛空獨常夫
學道者習無餘不學道者習有餘無餘道近有餘道
疎知有有壞知無無敗真知之知有無不計於有不
有於無不無有無不見性相如如圓然無物而乃用
出若不如是多妄多失中有夢慮主習衆疾非凶爲
凶非吉爲吉吉凶之事翳障真一故爲道者不可以
同迷夫學道者有三其一謂之真其二謂之隣其三

謂之聞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
不學道者亦有三其上謂之祥其次謂之良其下謂
之殃極樂謂之良極苦謂之殃不苦不樂謂之祥然
此三者皆不入真常斯爲不道騰神浩浩風海波濤
心塵動擾悲哉哀哉三界輪迴出沒生死六道去來
不可以道濟不可以真携衆聖共愍如母念孩所以
僵化非時忍待有機大道如此古今同儀不可以率
爾不可以驅馳神中有智智中有悲悲救不得徒自
困疲然謂可度復事如故察察精勤恒興夢慮惶惶
外覓轉失元路濁辱清虛情存有處哀哉苦哉不離

煩務夫日隱雲中雖明而不照智藏惑中雖真而不道何以然者自未出纏也是故疎不可會親不可離其未道者不可妄爲夫決歸者而不顧於後決戰者而不顧於首決學者而不貴於身決道者而不貴於事其入無跡其出無覓了無所得攀緣自寂寂而不生自體無名無名之朴理無外欲恒沙功德宛然自足夫殼居者不知宇宙之寬大形處者不知虛空之廣大故晦中無明明中無晦諸法念念各不相待物隔情離違情難會夫赤棗含蟲內壤外隆沙水同流上清下稠國藏於佞天下不政形藏於心萬物皆淫

所以然者以其有病也故物有靈靈必有妖妖必有欲欲必有心心必有情情動爲欲妖發爲精精惑於神欲惑於真故爲道者不可以隣夫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夫約天地爲上下約日月爲東西約身爲彼此約心爲是非若無彼此是非何爲但以物隨情變情逐物移內外搖動識物乘馳其生也人其死也魂相似相續夢有形身實彼非此實此非彼鳥跡空文奇特以現難思難議陰報陽施冥道因果自縻其事如幻種種模面燄水乾城都無實現斯謂不真惑亂餘人清虛之理畢竟無身夫

神通變化者其猶於龍昇天覆宇宙者其猶於雲凝
斯未可貴斯未可真若取其爲實者而未爲道也或
有形而麗或有語而辨或有智而聰或有用而巧若
取以爲道者亦未爲善也有必不真作必不常乾坤
尚壞器物何剛唯道無根虛湛常存唯道無體微妙
常真唯道無事古今常貴唯道無心萬物圓備故道
無相無形無事無意無心善利羣品率益人倫可謂
一切物無不賔夫萬物有侶唯道獨存其外無他其
內無腹無內無外包含太一該羅八冥周備萬物其
次也非內非外非小非大非一非異非明非昧非生

非滅非麤非細非空非有非開非閉非上非下非成
非壞非動非靜非歸非逝非深非淺非愚非慧非違
非順非通非塞非貧非富非新非故非好非弊非剛
非柔非獨非對所以然者若言其內通含法界若言
其外備進形載若言其小包裹彌遠若言其大復入
塵界若言其一各任其質若言其異妙體無物若言
其明杳杳冥冥若言其昧朗照徹明若言其生無狀
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靈若言其麤束入塵虛若言
其細山嶽之軀若言其空萬用在中若言其有闢然
無容若言其開不入塵埃若言其閉義出無際若言

其上元一等無相若言其下物莫能况若言其成撲散
衆星若言其壞鎮古常在若言其動湛然凝重若言
其靜忙忙物聳若言其歸往而不辭若言其逝應物
還來若言其深萬物同在若言其淺根不可尋若言
其愚計用萬途若言其慧寂寞無餘若言其違有信
有筭言其順物莫能羈若言其通不達微踪若言
其空入虛容若言其貧萬德千珍若言其富曠絕
無人若言其新自古宿因若言其故物莫能汚若言
其好無物可保若言其弊物始依然若言其剛摧挫
不傷若言其柔力屈不庭若言其獨恒沙物族若言

其對真一孤轂故道不可以一名言理不可以一義
宣蓋略陳其說何能以盡其邊是以斬首灰形其無
以損生金丹玉液其無以養生故真生不滅真滅不
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其有愛生惡滅者斯不悟常
滅愛滅惡生者斯不悟常生其迷悟二名不見真成
取捨之意隨虛妄情故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兩不相
待句句皆宗是以聖人隨有道有隨空道空空不乖
有有不乖空兩語無病二義雙通乃至說我亦不乖
無我乃至說事亦不乖無事以故不爲言語之所轉
也夫鑄金爲人但觀其人不觀其金其名也迷其相

也惑所以然者皆失乎真然則一切皆幻虛妄不實
知幻是幻守真抱一不染外物清虛太一其何有失
亡心喪意體離衆疾一相不生寂靜凶吉吉猶不隨
凶何所爲吉凶之事二俱無依夫入道之徑內虛外
淨如水凝澄萬象光映其意不沉其心不浮不出不
入湛寂自如內外不干識物不關各任其一復何用
言夫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譬
猶光明暗自爾乾濕同方物尚不相借何況道乎王
以萬有爲人人歸於王王佚於人合者同一其名口
佛三界獨尊覺了無物非作而作所作已畢天人之

師正徧知悉權應形事引導衆疾理靜虛無光超慧
日普照十方上同下吉不欲異人不欲異塵不欲異
義不欲異因平等不二圖通一身可謂大象之真其
理難見假設方便數詰言論任物而現夫欲外者塵
欲內者身欲聞者心取塵者爲欲界依形身者爲色
界依計心者爲無色界滅此三者名爲道諦諦滅者
爲道也然此道者權未正也虛兮妄兮三界不實幻
兮夢兮六道無物不遣一法不得一法不修一法不
證一法性淨天真而謂大道乎是以徧觀天下莫非
真人孰得此理同其一倫其學者希其得者微可謂

渺漠而難知其知者師其化者夷無心動作作而無
爲無爲而爲無所不爲和光任物物無所羈夫天地
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
空然寂寞難見其號元元巧出紫微之表用在虛無
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聲出妙響色吐華容窮觀
無所寄號空空唯留其聲不見其形唯惡其功不見
其容幽顯朗照物理虛通森羅寶印萬象真宗其爲
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光超日月德越
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
妙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

寶隱在陰入之坑哀哉哀哉其爲自輕悲哉悲哉晦
何由明其寶也煥煥煌煌朗照十方闐寂無動應用
堂堂應聲應色應陰應陽奇特無根虛湛常存瞬目
不見側耳不聞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爲也聖其用
也靈可謂大道之精其精甚真萬物之因凝然常住
與道同倫故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任用森羅其
名曰聖

離微體淨品第二

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
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

能羈萬有不能羈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
思議可謂本淨體自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
微深而爲一無離無微體離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
微不可有無有故無依是以用而非有寂而非無非
無故非斷非有故非常夫性離微者非取非捨非修
非學非本無今有非本有今無乃至一法不生一法
不滅非三界所攝非六趣所變非_即智所改非真妄
所轉平等普徧一切圓滿總爲一大法界應化之靈
宅迷之者則歷劫而浪修悟之者則當體而凝寂夫
妄有所欲者不觀其離妄有所作者不觀其微不觀

其微者卽內興惡見不觀其離者卽外起風塵外起
風塵故外爲魔境所亂內興惡見故內爲邪見所惑
旣內外緣生真一宗隱是以迷離妄染者所謂凡夫
迷染妄離者所謂二乘達本性離者所謂菩薩了了
見知三乘無異者所謂平等真佛然至理幽邃非言
說可顯非相示可知夫欲示其相則迷其無相欲顯
其說則迷其無說然欲不說不示復難以通其義故
元道離微至理難顯夫所以言離者體不與物合亦
不與物離譬如明鏡光映萬象然彼明鏡不與影合
亦不與體離又如虛空合入一切無所染著五色不

能汚五音不能亂萬物不能拘森羅不能雜故謂之
離也所以言微者體妙無形無色無相應用萬端而
不見其容含藏百巧而不顯其功視之不可見聽之
不可聞然有恒沙萬德不常不斷不離不散故謂之
微也是以離微二字蓋道之要也六入無跡謂之離
萬用無我謂之微微卽離也離卽微也但約彼根事
而作兩名其體一也夫修道者莫不斷煩惱求菩提
棄小乘窺大用然妙理之中都無此事體離者本無
煩惱可斷無小乘可棄體微者無菩提可求無大用
可窺何以故無一法可相應故是以聖人不斷妄不

證真可謂萬用而自然矣夫求法者爲無所求故無
名之朴亦將不欲斯可謂之妙覺夫離微者非妄識
之所識非邪智之所知何謂妄識爲六識也何謂邪
智爲二智也是以體真一故非二智所知體無物故
非六識所識無有一法從外而來無有一法從內而
出又無少法和合而生可謂之太清可謂之真精體
離一切諸見故不可以意度體離一切限量故不可
以言約是以維摩默然如來寂寞雖說種種諸乘竝
是方便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夫知者知離見者見微
故經云見微名爲佛知離名爲法以知離故卽不與

寶藏論
一切煩惱合以見微故卽不與一切虛妄俱無虛妄
故卽真一理顯無煩惱故卽明瑩自然夫離微之義
非一非二非以言說可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照現前
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勿忘離微之道遂識星馳口說
心違理將不寔可謂無晝無夜無靜無喧專一不移
方乃契會若妄有所取妄有所捨妄有所修妄有所
得者皆不入真實背離微之義壞大道之法也夫真
者所以不合求爲外無所得夫實者所以不合修爲
內無所證但無妄想者卽離微之道顯也夫離者虛
也微者冲也冲虛寂寞故謂之離微夫聖人所以無

妄想者爲達離也所以有奇特之用者爲了微也微
故無心離故無身身心俱喪靈智獨存絕於有無之
域泯於我所之居法界自然煌煌盛用而無生也故
聖人處無爲而化行不言之教冥理應合寂寞無人
是以舍通大象包八萬物譬如虛空普徧周備夫迷
者無我立我則內生我倒內生我倒故卽聖理不通
聖理不通故外有所立外有所立卽內外生礙內外
生礙卽物理不通遂妄起諸流混於凝照萬象沉沒
真一宗亂諸見競興乃爲流浪故製離微之論顯體
幽元學者深思可知虛實矣夫色法如影聲法如響

但以影響指陳未足封爲真實故指非月也言非道
也會道亡言見月亡指是以迷離者卽爲諸魔愛取
諸塵樂者生死夫迷微者卽爲外道非分推求橫生
諸見夫諸見根本者莫越有無何謂爲有謂妄有所
作何謂爲無爲觀察無所得也是以因有無二見卽
起種種諸見諸見旣起卽邪見不眞故名爲外道夫
生死根本者所謂存亡身存爲生身亡爲滅計著妄
想取外境界具足身見愛彼未來殊勝生處受妙果
報故謂之魔若體解離者一切不著無所染愛卽超
魔境界若體解微者一切寂靜無有妄想卽超外道

種種邪見故經云微妙甚深離自性也是以微無有
見離無有著無見無著寂滅爲樂何謂爲苦以不了
微故卽內有所思不了離故卽外有所依外有所依
故卽貪內有所思故卽緣緣貪旣起遂爲魔境所使
晝夜煌煌無有暫止具受塵勞故名爲苦何謂爲樂
爲了微故卽內無所思爲了離故卽外無所依外無
所依故卽無貪內無所思故卽無緣無緣故卽不爲
萬有所拘及諸塵勞所使清虛寂寞無所繫縛自性
解脫故名爲樂夫離者理也微者密也何謂爲理不
離一切物何謂爲密顯用藏術又離者空也微者有

寶源記
也空故無相有故形量是以非有非空萬法之宗非
空非有萬物之母出之無方入之無所包含萬有而
不爲事應化萬端而不爲主是以小室寬容一念多
通非心所測非意所識可謂住不思議解脫之力何
謂不思議爲體離微何謂解脫爲無所羈離者法也
微者佛也和合不二名爲僧也故三名一體一體三
名混無分別歸奉無名又離者容也微者用也容故
含垢用故無侶無侶故卽妙化常行含垢故卽萬有
能處又無眼無耳謂之離有見有聞謂之微無我無
造謂之離有智有用謂之微無心無意謂之離有通

有達謂之微又離者涅槃微者般若般若故繁興大
用涅槃故寂滅無餘無餘故煩惱永盡大用故聖化
無窮若人不達離微者雖復苦行頭陀遠離塵境斷
貪恚癡伏忍成就經無量劫終不入真寔何以故皆
爲依正所行住有所得故不離顛倒夢想惡覺諸見
若復有人體解離微者雖近有妄想習氣及現行煩
惱然數數覺知離微之義此人不久卽入真寔無上
道也何以故爲了正見根本故也又所言離者對六
入也所言微者對六識也若混六爲一寂靜無物非
五四三非九八七但聖人應機設教對執不同究竟

理中都無名字譬如虛空離數非數離性非性非一
非異非境非離境不可言說過於文字出於心量無
有去來無有出入夫經論者莫不就彼凡情破彼根
量種種方便皆不住於形事者若不住形事卽不須
一切言說及以離微之義故經云隨宜說法意趣難
解雖說種種諸乘皆是權接方便助道之法也然非
究竟解脫涅槃譬如有人於虛空中畫作種種色象
及作種種音聲然彼虛空實無異相亦無受人變動
故知諸佛化身及以說法亦復如是於實際中都無
一異是以天地含離虛空含微萬物動作變化無爲

夫神中有智智中有通通有五種智有三種何爲五
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
通何謂妖通狐狸老變木石之精附傍人身聰慧奇
特此爲妖通何謂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
生神龍變化此爲報通何謂依通依法而知緣身而
用乘符往來藥餌靈變此爲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
物宿命旣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爲神通何謂道
通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影象無主此爲道
通何謂三智一曰真智二曰內智三曰外智何謂外
智分別根門識了塵境博覽古今該通俗事此爲外

寶蓮詩
三
智何謂內智自覺無明斷割煩惱心意寂靜滅有無
餘此爲內智何謂真智體解無物本來寂靜通達無
涯淨穢無二故名真智故真智道通不可名目餘所
有者皆是邪僞僞卽不真邪卽不正惑亂心生迷於
體性是以深解離微達彼諸有自性本真出於羣品
夫知有邪正通有真僞若非法眼精明難可辨也是
以俗間多信邪僞少信正真大教偃行小乘現用故
知妙理難顯也夫離者無身微者無心無身故大身
無心故大心大心故卽周萬物大身故應備無窮是
以執身爲身者卽失其大應執心爲心者卽失其大

智故千經萬論莫不說離身心破彼執著乃入真實
譬如金師銷鑛取金方爲器用若執有身者卽有身
礙身礙故卽法身隱於形骸之中若執有心者卽有
心礙心礙故卽真智隱於念慮之中故大道不通妙
理沉隱六神內亂六境外緣晝夜惶惶未有休息夫
不觀其心者不見其微不觀其身者不見其離若不
見離微則失其道要也故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亦復如是此謂破權歸實壞假歸真譬如金師銷金
爲器滅相混融以通大冶言大冶者爲大道也此大
道冶中造化無窮流出萬宗若成若壞體無增減故

經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所以言融相者但爲愚夫
著有相畏無相也所以言相者爲破彼外道著有無
相畏有相也所以言中道者欲令有相無相無二也
此皆破執除疑言非盡理若復有人了相無法平等
不二無取無捨無此無彼亦無中 卽不假聖人言
說理自通也夫以相爲無相者卽 而無相也故經
云色卽是空非色滅空譬如水流風擊成泡卽泡是
水非泡滅水夫以無相爲相者卽無相而相也經云
空卽是色色無盡也譬如壞泡爲水水卽泡也非水
離泡夫愛有相畏無相者不知有相卽無相也愛無

相畏有相者不知無相卽是相也是故有相及無相
一切悉在其中矣覺者名佛妄卽不生妄若不生卽
本真實夫無相之相謂之離離體無相也相卽無相
謂之微微體非無相也是以爲道者生而不喜死而
不憂何以故以生爲浮以死爲休以生爲化以死爲
真故經云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
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夫大智無知大覺無
覺真際理空不可名目是以涅槃大寂般若無知圖
滿法身一切限量相寂滅也

本際虛元品第三

夫本際者卽一切衆生無礙涅槃之性也何謂忽有如是妄心及以種種顛倒者但爲一念迷也又此念者從一而起又此一者從不思議起不思議者卽無所起故經云道始生一一爲無爲一生二二爲妄心以知一故卽分爲二二生陰陽陰陽爲動靜也以陽爲清以陰爲濁故清氣內虛爲心濁氣外凝爲色卽有心色二法心應於陽陽應於動色應於陰陰應於靜靜乃與元牝相通天地交合故所謂一切衆生皆稟陰陽虛氣而生是以由一生二二生三三卽生萬法也旣緣無爲而有心復緣有心而有色故經云種

種心色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因遂成三界種子夫所以有三界者爲以執心爲本迷真一故卽有濁辱生其妄氣妄氣澄清爲無色界所謂心也澄濁現爲色界所謂身也散滓穢爲欲界所謂塵境也故經云三界虛妄不實唯一妄心變化夫內有一生卽外有無爲內有二生卽外有有爲內有三生卽外有三界旣內外相應遂生種種諸法及恒沙煩惱也若一不生卽無無爲若有人言我證無爲卽是虛妄若二不生卽無有爲若有人言我證有爲卽是虛妄若三不生卽無三界若有人言定有三界卽是虛

妄是故經云有有卽苦果無有卽涅槃諸聲聞人取
證無爲猶有有餘也乃至十地菩薩皆有住地無明
微細障也故以一爲無爲以二爲有爲以三爲三界
言無爲者有二種一者證滅無爲二者性本無爲言
證滅無爲者所謂一切聖人修道障體如如也故
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性本無爲者
所謂本來法爾非修非證非人所合非法所契入法
本空體淨真諦故經云實相之理非有爲非無爲不
此岸不彼岸不中流是以非有爲故卽不可修學非
無爲故卽不可滅證若有修有證者非性本無爲也

故經云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宗若不生卽無無生無
生不生不可爲證何以故若有證卽有生若無證卽
無生依本太冥夫不生者卽本際也不出不沒猶如
虛空無物可比但一切有爲之法虛妄不實緣假相
依而有存亾窮其根趣還本實際但一切衆生失本
外求矻弊辛苦修習累劫而不悟真是以將本求末
末妄非真將末求本本虛非實夫本者卽不合求何
以故本卽不求本也譬如金不求金也未卽不合修
何以故妄不求妄也譬如泥團不可成金也夫身心
之法虛假不實俗人多以修身心而覓道者同被泥

寶藏記
團而覓金也若約身心卽是道者聖人何故說離身心故知非道也若本真者亦不合修何以故無二法也夫望人生而不有死而不無無有妄想取捨之心所謂萬生萬死公正無私法爾自然中無我造但彼愚夫妄想內起惑心種種見生故非真實不能明了然其本際自性清淨微妙甚深體無塵垢是以千聖萬賢種種言論皆是化說於真非真說化非化是以本際無名名於無名本際無相名於無相名相既立妄惑遂生真一理沉道宗事隱是以無名之朴通徧一切不可名目過限量界一體無二故經云森羅及

萬象一法之所印印卽本際也然本際之理無自無他非一非異包含一氣該入萬有若復有人自性清淨含一而生中無妄想卽爲聖人然實際中亦無聖人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也若復有人自性清淨含一而生中有妄想自體濁亂卽爲凡夫然實際中亦無凡夫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也故經云佛性平等廣大難量凡聖不二一切圓滿咸備草木周徧螻蟻乃至微塵毛髮莫不合一而有故經云了能知一萬事畢也是以一切衆生皆一乘而生故謂之一乘若迷故卽異覺故卽一經云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又云一念

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故言一切以
一法之功而成萬象故經云一切若有有心卽迷一
切若無無心卽徧十方故真一萬差萬差真一譬如
海湧千波千波卽海故一切皆一無有異也夫言一
者對彼異情異旣非異一亦非一非一不一假號真
一夫真一者非名字所說也是以非一見一若有所
見卽有二也不名爲真一又不名爲知一若一知一
卽名爲二亦不名爲一若有所知卽有無知有知不
知卽有二也是以大智無知而無不知熾然常知常
知無知假號爲知非我非所非心非意夫有爲數法

卽有所知若無爲法猶如虛空無有涯際卽無知不
知夫聖人所以言知者爲有心有數有爲有法故可
知也所以言無知者爲無心無數無爲無法故不可
知也若以有知知於無知者無有是處譬如有人終
日說空但人說空非空說也若以彼知知無知者亦
復如是夫聖人所以或言我知者皆是對迷約事破
病除疑實無二者知無知也所以說無知者爲彼愚
夫不了真一著我我所妄計能知所知故說無知無
分別彼愚夫聞已卽學無知猶如癡人不能分別是
以聖人因彼虛妄卽言如來了了知見非不知也愚

寶蓮
夫聞已卽學有知由有有知卽有知礙亦名虛知亦
名妄知如是之知轉非道也故經云衆生親近惡知
識長惡知見何以故彼諸外道前知未來後知過去
中知身心身心不淨故不免生死夫一切學無知者
皆棄有知而學無知無知者卽是知也然自不覺知
復有棄無知而學有知者知卽有覺有覺故心生萬
慮意起百思還不離苦彼知二見皆不能當體虛融
如理冥契遂不能入真實也夫真實者離知無知過
一切限量也夫見卽有方聞卽有所覺卽有心知卽
有量不了本際無方無所無心無量卽無有見聞覺

知也所以真一無二而現不同或復有人念佛佛現
念僧僧現但彼非佛非非佛而現於佛乃至非僧非
非僧而現於僧何以故爲彼念心希望現故不覺自
心所現聖事緣起一向爲外境界而有差別實非佛
僧而有異也故經云彼見諸佛國土及以色身而有
若干其無礙慧無若干也譬如幻師於虛空中以幻
術力化作種種色象彼幻人癡故謂彼空中先有此
事彼念佛僧亦復如是於空法中以念術力化作種
種色相起妄想見故經云心如工伎見意如和伎者
五識爲伴侶妄想觀伎衆譬如有人於大冶邊自作

寶鑑論
三
模樣方圓大小自稱願彼金汁流入我模以成形像
然則鎔金任成形像其真實融金非像非非像而現
於像彼念佛僧亦復如是大智融金者卽喻如來法
身模樣者卽喻衆生希望得佛故以念佛和合因緣
起種種身相然彼法身非相非非相何謂非相本無
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然則法身非現非非現
離性無性非有非無無心無意不可以一切度量也
但彼凡夫隨心而有卽生見佛之想一向謂彼心外
有佛不知自心和合而有或有一向言心外無佛卽
爲謗正法也故經云聖境昇離於非有非無非所稱

量若執著有無者卽是一邊亦是虛妄何以故妄生
二見乖真理故譬如有人於金器藏中常觀於金體
不觀衆相雖觀衆相亦是一金既不爲相所惑卽離
分別常觀金體無有虛謬喻彼真人亦復如是常觀
真一不觀衆相雖觀衆相亦是真一遠離妄想無有
顛倒住真實際名曰聖人若復有人於金器藏中常
觀衆相不觀金體分別善惡起種種見而失於金性
便有諍論喻彼愚夫亦復如是常觀色相男女好醜
起種種差別迷於本性執者心相取捨愛憎起種種
顛倒流浪生死受種種身妄想森羅隱覆真一是以

懷道君子通明達人觀察甚深遠離羣品契合真一
與理相應夫真一難說約喻以陳究竟道宗非言可
示夫眼作眼解卽生眼倒眼作無眼解卽生無眼倒
俱是妄想若執有眼者卽迷其無眼由有眼故卽妙
見不通故經云無眼無色復有迷眼作無眼者卽失
其真眼如生盲人不能辨色故經云譬如根敗之士
其於五欲不能復利諸聲聞人亦復如是唯其如來
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土不以二相故卽
不同凡夫有所見也悉能見故卽不同聲聞無所見
也彼二見者妄見有無然真一之中體非有無但妄

想虛立得有無也夫聖人說言我了了見或言不見
者但爲破病故說見不見也然真一理中離見不見
過限量界度凡聖位故能了了見非虛妄也是以非
色法故卽非肉眼所見非證法故卽非法眼所見唯
有佛眼清淨非見非不見了了而見不可思議不可
測量凡夫絕分二乘芥子菩薩羅穀故知佛性難可
見也雖然如是故經云佛性普徧無問凡聖但自身
中體會真一何用外覓晝夜深思內心自證故經云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夫觀身實相者卽一相也一相
者卽空相也但空無相故卽非垢非淨非凡非聖非

有非無非邪非正體性常住不生不滅卽本際也何以如來法身眼耳鼻舌乃至身意諸根互用者爲體真一也以無限量無分劑故卽法身虛通一切無礙何以凡夫眼耳諸根不通遂無互用者爲妄想分別界隔諸根精神有量分劑不通真一球迷遂無互用故經云凡夫想識惑妄不通執著根塵而有種種差別是以聖人通達真一無有妄心界隔根塵故能同用無有心量夫何謂真一以真無異無異故萬物含一而生卽彼萬物亦爲一也何以故以本一故卽無二也譬如檀生檀枝終非椿木也然彼菓一而種

種名字雖有種種名字終同一義或名法性法身真如實際虛空佛性涅槃法界乃至本際如來藏而有無量名字皆是真一異名同生一義蓋前三品者亦復如是夫何以名廣照品者所謂智鑑寬通慧日圓照包含物理虛洞萬靈故言廣照何謂離微品者所謂性該真理究竟元源實際冲虛本淨非染故曰離微何謂本際品者所謂天真妙理體瑩非修性本虛通含收萬物故言本際品也是故合前三品一義該收出用無窮總名寶藏是以闡森羅之義府論識物之根由虛洞太清陰符妙理圓之者體合真一了之

寶藏論
者密悟元通故明法界之如如顯大道之要者也

寶藏論畢

心要經者諸佛真言神咒也楞嚴云佛與佛自相解
了非是餘聖所能通達但誦持之能滅大過速登聖
位又云神咒是諸佛密印佛佛相傳不通他解賢首
般若疏云咒是諸佛秘密之法非因位所解但當誦
持不須強釋又遠公涅槃疏云真言未必專是天竺
人語翻譯者不解是以不翻唐釋心要經一卷又名
密圓通心要金河寺沙門道殿所譯語多不解然翻
於象生解難除病故從釋藏刊以行世李調元雨村序

心要經卷一

唐釋道殿譯

羅江 李調元 纂

淨法界真言

唵 藍

訖 訖

右梵字二為淨法界真言按顯密圓通心要集諸

師皆說陀羅尼因位聖賢不能曉解但信而持之

滅障成德

問曰何以諸佛密咒不通他解答云謂

義在此宜可思之故法華鈔云諸

陀羅尼者經律

佛密法不顯其義故云密言也等中最為第一能除諸罪令諸衆生解脫生死速



證涅槃安樂法身彼理趣疏云性德力大密况功
 強解行雖劣解脫則疾問曰賢首大師等但判華
 嚴經為圓餘教皆非今判陀羅尼又是圓教豈不
 違賢首等耶答云圓宗有二一顯圓二密圓賢者
 但據顯教正判華嚴為圓今神變疏鈔曇茶羅疏
 鈔類彼顯圓判斯密教亦是圓宗顯密既異乃諸
 師無違也依密圓修鍊亦分為二一持誦儀軌二
 驗成行相且初持誦儀軌者謂真言行者每日欲
 依法持誦時先須金剛正坐以右腳壓左腳此手
 結大三昧印二手仰掌展舒以右手在左手上一二
大姆指甲相若安臍輪下此印能滅

一切狂亂妄念雜染思惟澄定身心方入淨法界三昧謂想自

身頂上有一梵言云嚩字此字遍有光明猶如明

珠或如滿月想此字已復以左手結金剛拳印以

握指捻無名指根第一節餘四指握大姆指右手

持數珠口誦淨法界真言二十一遍此淨法界嚩

字若想若誦能令三業悉皆清淨一切罪障盡得

消除又能成辦一切勝事隨所住處悉得清淨衣

服不淨便成淨衣身不澡浴便當澡沐若用水作

淨不名真淨若用此法界心嚩字淨之即名畢竟

清淨瓶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真言一字變染令

淨偈云喝字色鮮白空點以嚴之梵言又羅安上安安點即成之

也如彼髻明珠置之於頂上真言同法界無量

眾罪除一切觸穢處當加此字門若實外緣不具無水洗浴闕新

淨衣但用此嚙字淨之若外緣具者先用水洗了著新淨衣更用此嚙字淨之即內外具清淨也廣如

諸真言儀軌經說

護身真言

唵

右梵字二為護真 言按顯密圓通心要此咒能

滅五逆十惡一切罪業能除一切種種病苦災障

惡夢邪魅鬼神諸不祥事而不成辦一切勝事令

一切所願皆得圓滿此咒是諸佛心若人專心誦

一遍能守護自身一切鬼神天魔不敢侵近誦兩

遍能守護同伴誦三遍能守一宅中人誦四遍能

守護四城中人乃至七遍能守護四天下人廣如文殊

根本一字咒經說上二咒各持一百八遍亦得

大明真言

唵 麼 拏 鉢 納 略 吽

乳 孔 吼 吼 孔 乳 合 氣

右梵字六為六字大明真言按顯密圓通心要此

咒隨所住處有無量諸佛菩薩天龍八部集會又
 具無量三昧法門誦持之人七代種族皆得解脫
 腹中諸蟲當得菩薩之位是人日日得具六波羅
 蜜圓滿功德得無盡辯才清淨智聚口中所出之
 氣觸他人身蒙所觸者離諸嗔毒當得菩薩之位
 假若四天下人皆得七地菩薩之位彼諸菩薩所
 有功德與誦六字咒一遍功德等無有異此咒是
 觀音菩薩微妙本心若人書寫此六字大明則同
 書寫八萬四千法藏所獲功德等無有異若以金
 寶造如來像數如微塵不如書寫此六字中字功

德若人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貪嗔病癡不能染著
 若戴持此咒在身者亦不染著貪嗔癡病此戴持
 人身手所觸眼目所睹一切有情速得菩薩之位
 永不復受生老病死等苦說此六字大明竟有七
 十七俱胝佛一時現前同聲說准提咒即知此六
 字大明與准提真言次第相須也
 准提真言

廣如大乘莊嚴寶王經記

南無 唵 哆 喃 三 藐 三 菩 馱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俱 胝 喃 怛 𑖀 他

世音菩薩或金剛手菩薩授與神仙妙藥隨取食之即成仙道得延壽命齊於日月證菩薩位若依法誦滿一百萬遍便得往詣十方淨土歷事諸佛普聞妙法得證菩提若欲成就壇法不同諸部廣修供養掘地香塗之所建立但以一新鏡未曾用者於佛像前隨月十五日夜面向東方置鏡坐前隨力莊嚴諸供養具燒安息香及淨水然後結印在於心上咒鏡一百八遍以囊盛鏡常將隨身每欲念誦但以鏡壇置於面前結印誦咒若不能遂日對鏡念誦但於十齋日對鏡念誦除十齋日外

不對鏡壇持誦亦得

密藏之中今此鏡壇最為要妙總攝一切諸壇若無鏡者

但想一鏡者於面前持誦淨諸惡趣經等多說想成壇法持誦為上或不能想得壇者但只專注持咒十齋日者所謂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此准提咒一切諸佛菩薩等同說獨部別行總攝二十五部真言壇法准梵本有十萬偈說文龍

樹菩薩以偈讚曰

准提功德聚 寂靜心常誦 一切諸大難

無能侵是人 天上及人間 受福如佛等

遇此如意珠 定獲無等等

普禮真言

唵

囉日囉

合二

勿微切

訶

訶

合二

訶

右梵字四為普禮真言供佛利生儀心要夫祈道者若非上供三寶下拯四生福慧無由增長今於密藏之內錄出要妙之門冀諸四眾依而行之若欲供養佛法僧三寶者應先於三寶像前五體投地普禮遍法界無盡佛法僧三寶口誦普禮真言七通由真言不思議力自然遍法界無盡三寶前皆有自身盡皆禮拜奉事也每至晨昏或入寺禮佛等時宜誦此真言方始以飲食香華等隨力所辦之物并盛飲食

物等皆以普通吉祥印印之右手拇指與無名指相捻餘三指皆捨散誦淨法界真言加持二十一遍真言曰唵由誦唵字真言加持及手印力其飲食器物等自然清淨遍法界也

變食真言

娜 謨 薩 嚩 怛 他 藥 多 嚩 盧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枳 帝 唵 叁 婆 囉 叁 婆 囉 吽
 唵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訶

右梵字二十為變食真言供佛利生儀心要加持

力其飲食等即變成諸天種種餽饌上味奉獻供
 養滿十方佛法僧三寶亦為讚歎勸請隨喜功德
 後結出生供養印 二手當心合掌以十指右 誦出
 生供養真言二十一遍真言曰 訶 由誦唵字真
 言及印不思議力自然遍法界有無盡香華燈燭
 幢幡傘蓋衣服卧具樓閣宮殿音樂歌舞等種種
 諸供養具盡供養遍法界無量佛法僧三寶諸天
 等 若無飲食香華但佛像前手結此印且誦此真
 言亦自然有無盡供養遍供養法界無盡諸三
 寶也 若施諸仙以淨飲食盛滿一器誦前變食咒二
 七遍投於淨流水中即變成天仙美妙之食供養

百千俱胝恒河沙數諸仙彼諸仙等得加持食各
 各成就根本所願諸善功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食施彼諸仙能令現世壽命延長福德安樂心所
 見聞正解清淨具足成就梵天威德一切冤讐不
 能侵 若濟餓鬼每於晨朝及一切時悉無障礙取
 一淨器盛少淨水置少飯及諸餅食以左手執器
 右手作寶手印 以大拇指壓頭指中指小指舒無
 誦前變食咒七遍加持已然後稱四如來名號南
 無多寶如來 能除餓鬼慳吝 南無妙色身如來 能
 餓鬼醜陋形 業得福德圓滿 南無廣博身如來 能令餓鬼喉咽寬
 得色相具足 南無離怖畏如來 能除餓鬼一切 稱四如來名
 足 南無離怖畏如來 怖畏得離鬼趣 稱四如來名

一號已彈指七遍取彼食器於淨地上展臂瀉之或淨足器中皆得作此施已於四方百千俱胝那由

他恒河沙數餓鬼前各有摩伽陁國七七斛食受

此食已悉皆飽滿盡捨鬼趣生於天上若有此邱比邱尼優

婆塞優婆夷常以此密言及四如來名號加持於

食施諸餓鬼便能具足無量功德短命之者壽命

延長薄福之者福德增榮又得顏色鮮潔威德強

記速能滿足檀波羅蜜一切非人夜叉羅刹諸惡

鬼神皆畏是人不敢侵害

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

曩 莫 阿 灑 叱 悉 底 喃 三 摩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三 母 馱 故 緻 喃 唵 良 齧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曩 嚩 婆 悉 蹄 哩 提 哩 吽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右梵字二十六為破地獄真言供佛利生儀心要

救地獄誦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一遍無問地

獄碎如微塵於中受苦衆生悉生極樂世界若書此

羅尼於鐘鼓鈴鐸作聲木上等有諸衆生得聞聲

者所有十惡五逆等罪悉皆消滅不墮諸惡趣中

又凡諸經中說書寫陀羅尼利樂有情者皆用西

天梵字非是隨方文字也如或梵漢字雙兼書之

更妙

心要經 卷一

大灌頂光真言

唵 阿 謨 伽 尼 嚩 左 曩 摩 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母 捺 囉 麼 拏 鉢 納 麼 入 囉 鉢 囉 合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野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右梵字二十三為不空絹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
光真言供佛利生儀心要若救一切亡靈者應誦
不空絹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謂若有眾

生造具十惡五逆四重諸罪數如微塵滿斯世界
身壞命終墮諸惡趣誦此真言加持土砂一百八
遍散亡者屍上骨上或墓塚上彼所亡者若在地
獄餓鬼傍生修羅等中以此真言神通威力加持
土砂之力應時即得光明及身除諸罪報捨所苦
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蓮花化生更不墮落直至
成佛或用紙帛等書此諸真言置亡人屍上或骨
淨土中見佛聞法親授
記述證無上大菩提
聖觀自在菩薩甘露真言

曩 謨 囉 怛 曩 夜 野 曩 謨

悉得消滅樂畧者只唵字已下持之唵字已上是
皈敬辭唵字等是正咒也若書此陀羅
尼於鐘鼓鈴鐸等一切出聲物上或有掩擊吹振
出聲一切衆生聞此聲者悉皆清淨命終得生西
方淨土

大輪咒

唵 折 唵 主 唵 准 提 娑 婆 訶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𑖀

部林二合

氣

右梵字十為一字大輪咒按心要集云大輪一字
咒卽部林是也亦名末法中一字惡咒此咒於末

法時法欲滅時有大勢力能於勢間作大利益能
護如來一切法藏能降伏一切八部之衆能摧世
間一切惡是一切諸佛之頂是文殊菩薩之心能
施一切衆生無畏能與一切衆生快樂凡有修持
隨意得果同如意珠能滿一切之願若誦此咒於
四方面五百驛內諸惡鬼神皆自馳散諸惡星曜
及諸天魔不敢侵近若持誦餘一切真言恐不成
就卽用此咒其餘真言一處同誦持之決定成就
若不成就及無現驗其咒神等卽當頭破七分是
知此咒能助一切真言疾得成就或別持此咒亦

得廣如文殊儀軌經於法中一字心咒經說上來次第持誦至准提咒

若不能結得准提印者但以左手作金剛拳印右

手持珠誦之或不能從前淨法界真言等次等持

誦者只持准提神咒更或根鈍不能具受此准提

者只唵字已下持之唵字已上是歸敬詞唵字等

是正咒也每誦誦了却用右手作金剛拳印口誦

唵字真言而印五處先印額上次印左肩次印右

肩次印心上後印喉上印竟頂上散之能除一切

魔障成就一切勝事或比至持誦先印五處亦得

又隨所住處欲時除鬼神等金剛界但誦准提咒

書咒香水二十一遍八方上下灑之即成辟除結

界又正持誦時准俱脰陀羅尼經金剛頂經五字

陀羅尼頌等數本經教中說隨根所樂亦有多種

一瑜伽持但想心月中布字謂想自心如一月輪

湛然清淨內外分明以梵書或唵字安心月中以

三折只唵又主只唵豈准只提只娑婆只訶字從

前右旋次第周布輪緣去聲呼之終而復始二出入息

持誦出入息中想有真言梵字息出字出息入字

入字字朗然如貫明珠不得間斷或息出時想自

梵字字字連環皆有五色光明從自口中流入准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准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

入時想准提菩薩心月輪中字亦字字連環皆有
五色光明從准提菩薩口出流入自口中右旋安
布心月輪內如是終
而復始想之甚妙

三金剛持唇齒不動舌不至
嚙但口中微動四微聲持但令自耳聞之不緩不

急字字須得分明稱之五高聲持他他聞之滅罪

復有二種持誦一無數持誦謂不持珠定數常無

間斷持之二有數持誦謂掐數珠每日須得限定

其數不須闕少

若掐數珠所獲功德諸經廣讚如
雖不念誦佛名及陀羅尼者此人亦獲福無量又
金剛頂念珠經偈云若安頂髻淨無間由戴頂上
滅四重手持臂上除眾罪能令行人速清淨又一
字取輪儀說若用藍字真言如持數珠七通用持
課時一遍或千遍若掐數珠
至母球却迴不得越過母球每日依法持誦時須

限定其時分若一時持謂早晨若二時持并黃昏

若三時持加正午

若忙務者不拘時
分但有暇時持之

若上根持謂

須得三密相應一身密結印二語密誦咒三意密

或想真言梵字或緣持誦之聲或想准提菩薩或

想菩薩手中所執杵瓶華果等物故神變經疏云

若用三密為門不須經歷劫數具修諸行只於此

生滿足諸波羅蜜又正持誦未滿一百八遍不得

共人語話若欲語話時於自舌上想一梵言或嚙

字縱語話不成間斷問曰為當只持一道真言功

德成就為復廣持多本真言功德成就答有二門

一者隨根所樂門謂根有多種好樂不同或有樂持三道五道十道乃至百道等中間隨根所樂不同皆得持誦二者疾得成就門謂欲求一切功德疾得成就宜專持誦一道真言成時一切真言功德皆悉成就故文殊儀軌經說若欲一切功德成就不得於別真言而起思想是也如上雖有數道真言皆是持誦准提真言之次第問曰既專誦一咒疾得成就何以多示准提真言令人持誦答云一為准提總含一切諸真言故准提能含諸咒諸咒不合准提如大海能攝百川百川不攝大海

准提

總含諸咒如下所明一為准提壇法人易成辦故但以一新鏡未曾用者便是壇法不同餘咒建辦壇法須得揀選淨處香塗塗地廣造佛像多用供具方能成就有財物者廣造佛像多辦供具於佛像前安置鏡臺對之持誦更妙三為准提不揀染淨得持誦故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等皆持誦不同餘咒須要持戒方得誦習今為俗流之輩帶妻挾子飲酒噉肉是其常業雖逢僧人教示習性難以改革若不用此大不思議咒法救脫如是人等何人得出生死其有齋戒清淨依法持誦者更為甚妙故准提經云何咒更能結齋具戒依法持誦不轉空身往第四天得人神足是也所以多示准提真言令人持誦若有樂持餘真言者隨心皆得勿要定執一

途耳

雖專誦二咒須先起圓信信五部咒皆是成佛之門若受一缺餘多成謗法也又真

言行者每日對鏡初欲持誦時或只依前先想自

身頂上有一梵言三藍字猶如明珠然後持誦又

准大乘觀想曼拏羅經持明藏成就儀軌經尊勝

佛頂修瑜伽法等數十本經教中說或想自身頂

上三藍字變作三角火輪從頂至足燒盡自身遍

周法界唯見清淨縱有五無間罪用此字燒身亦皆除滅無遺次想一

梵言丑阿字生成自身謂阿字即體是無相法界從無相法界生成行者之

身復想一丑暗字在自頂門十字縫中謂暗字即諸佛光明法水用灌佛子

之頂此是祕密灌頂法門然後持誦或想自心如

一月輪圓滿清淨於月輪中有一梵言亥唵字如

因位多年修道不得菩提後習此觀於初夜分便成正覺謂唵字具舍無量法門是一切真言之母

一切如來皆因觀或心月輪中想一瑟阿字謂阿

想此字而得成佛或心月輪中想一

毘盧佛身亦是法界亦是菩提或心月輪中想一

亥唵字謂唵字總攝金剛部一切真言是金剛部

罪障成就或舌上想一三藍字或亥唵字想竟然

後持誦或想自身頸上出大蓮華於蓮華上現出

亥阿字復想阿字變成月輪又想月輪變成亥字

卍字變成五股金剛杵又想此杵移於舌上方得

名爲金剛舌然後持誦次於二手中亦想亥阿字阿字變成月輪月輪變成

氣呼字中字變為白色五股金剛杵或想准提九
方得名為金剛手然後結一切印

謂想氣唵字安頭上三折字安兩目氣餘字安項

頸三主字安於心氣餘字安兩肩三准字安臍中

召提字安兩脛亂娑婆二安兩脛亂訶字安兩足

想安布已然後持誦持明藏儀軌經說若於准提

提菩薩根本微妙字輪安自身分一分明是人

先身所造一切罪業悉得除滅凡有所求決定成

就安布九字藏觀想梵字所有功德廣如諸陀羅

經數處說也尼經中說之此上梵字觀門右四威儀中常思之

梵字非是北方文字故一字頂輪上儀軌云所言

觀諸字惟瞻於梵字其是隨方文有人神加力

或有不能想得梵字者但只專心持誦亦具一切

三昧故大悲心經云陀羅尼是禪定藏百千三昧

常現前故若人緊切持誦時或逢種種魔障或忽

然怕怖或舌難持誦或身心不安或多瞋多睡或

見諸異相或於咒反生疑心不欲持誦等云云若

對治者應觀梵書又囉字或觀三嚩字或觀瓦阿

字等但隨觀一字彼境界自然消滅若分別心多

當觀又灑字即成無分別若著有心多應觀已含

字即因緣法本空也

甘露咒

南無素嚕喃耶怛他揭多
 又 𑖀
 耶怛姪他唵素嚕素嚕喃
 又 𑖀
 囉素嚕喃囉素嚕莎呵
 又 𑖀

右梵字二十九為甘露咒供佛利生儀心要欲施
 水取水一掬用甘露咒咒之七遍散於空中其水
 一滴即皆變成十斛甘露一切餓鬼並得飲之無
 有多少皆得飽足
曼荼羅疏云夫為道者祈運為
 宗上若不供諸佛菩薩何處展

智欲求菩提下若不濟諸仙使鬼何處
 行悲以度薩埵有信之流無遺斯業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咒

曩 謨 薩 嚩 怛 他 引 藥 多 𑖀 南 引 唵 𑖀
 又 𑖀
 尾 補 囉 藥 陸 𑖀 拏 鉢 囉 陸 𑖀 怛
 𑖀
 他 多 𑖀 你 捺 捨 寧 𑖀 拏 麼 拏 麼 拏
 𑖀
 蘇 上 鉢 囉 𑖀 陸 𑖀 尾 麼 黎 𑖀 婆 引 藥 𑖀 囉 𑖀 儼
 𑖀

鼻 隸十件二十件三十入轉二合攤 入轉二合攤 四没 馱

亂 又 氣 氣 氣 氣 氣 氣 氣 氣 氣 氣

尾 盧 枳 帝五十糞 四夜二合地 瑟恥二合多上聲藥

亂 亂 亂 亂 亂 亂 亂 亂 亂 亂

陸六十娑轉二合訶七

亂 亂 亂

右梵字六十三為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供佛利生儀心要欲利樂一切四生等有情者應書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在於幢上堂殿上或素氈上或紙帛上或經卷上或墻壁

版等上有諸眾生暫得眼見者或手觸者或身解者或影中過者及餘人轉觸此人者又或書之戴在頂上者身上者衣中者或書出聲物上有聞聲者或讀者或誦者或但聞此陀羅尼名者如是眾生等縱有不孝父母者不敬沙門者不敬婆羅門者不敬者舊者誹謗正法者誹謗聖人者應墮地獄者誹謗諸佛者誹謗菩薩者殺阿羅漢者造五逆罪者殺婆羅門者殺牛犢者抄劫竊盜者故妄語者不與取者邪婆者兩舌者癡惡語者輕秤小斗者強奪財物者匿他財物者負言背信者捕獵

者屠殺者魁膾者如是等罪悉皆消滅決定當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於現世獲無量百千功
德常得國王王子宰官及諸四眾歡喜敬愛不受
世間種種諸苦毒藥刀杖水火等難一切獅子虎
狼諸惡禽獸不敢為害又無一切諸盜賊難諸鬼
神難諸邪魅難諸毒蛇難又現身不受一切諸病
所謂一切瘡病眼病耳病鼻病舌病齒病昏病喉
病頭病項病諸支分病手病背病腰痛臍病痔病
淋病痢病瘦瘡病髀病脚病疔病腫病瘰癧病斑
病肚病疥病疱病癩病癰病如是等病悉不著身

不為厭禱蠱毒咒詛著身無橫災死卧安覺安臨
命終時心不散亂一切諸佛現前安慰又一切傍
生鹿鳥蚊蟲飛蛾螻蟻乃至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諸有情等聞此隨羅尼名者或身觸者或影中過
者決定當得無上菩提等云云又若人於高山頂
上誦此陀羅尼者
盡眼所見處一切眾生皆得滅一切罪業得離一
切地獄業得免一切傍生身上來諸咒藏中各有
數本不同皆是前後三藏西天諸國語音有異但
依一本誦持無得揀擇寡學之者多分受一非餘
阿斤聖賢寄語
後人勿謂斯答
息災法妙言

唵折隸主隸准提與某甲除災難娑婆訶

咒云咒云咒云

咒

咒

右梵字十六息災法妙言也按心要經云若作息

災法者行者面向北交脚豎膝而坐像面向南於

准提像前安置鏡壇

更想一白色圓壇於圓壇中

供具并行者自身俱想在圓壇之中或於像前只塗拭一圓壇亦得

觀准提作白色所獻花果飲食并自身衣服皆作白色塗香用白

檀燒香用沈水然酥燈以慈心相應從月一月初

夜時起首至八月日滿每日三時澡浴三時換衣

至日滿時或斷食或食三白食

三白食謂乳酪粳米飯或粥無力者

尊像供具衣服但運心若念誦時前次第持誦至

准提咒誦一百八遍已然後但從唵字誦之

若為他人稱他人名及所為事

增益法妙言

唵折捺主捺准提與某甲所求如意娑婆訶

咒云咒云咒云

咒

右梵字十七增益法妙言也按心要經云若作增

益法者行者面向東踞跏而坐像面向西於准提

像前安置鏡壇

更想一黃色方壇於方壇中遍想

於像前只塗拭一方壇亦得觀准提作黃色所獻

華果飲食并自身衣服等皆作黃色塗香用白檀

加少鬱金燒白檀香然芝麻油燈以喜悅心相應
從月九日日初出時起首至十五日滿每日准前
三時澡浴換衣至日滿時准前斷食及三白食念
誦如前

敬愛法妙言

唵折隸主隸准提令一切人敬愛某甲娑婆訶

吽 嚩 嚩 囉 訶

右梵字九為敬愛法妙言也按心要經云若作

愛法者行者面向西結賢坐像面向東於准提像

前安道鏡壇

更想一赤色半月形壇於半月壇中
遍想 賀字或竟念字尊像

行者自身俱想在半月壇中或於
像前只塗拭一半月形壇亦得 觀准提作赤色

身著緋衣所獻花果飲食并自身衣服盡皆赤色

塗香用鬱金燒香以丁香蘇合香蜜和燒之然諸

果油燈以喜怒心相應從十六日後夜時起首至

二十三日滿每日澡浴斷食念誦法准前行

降伏法妙言

唵折隸主隸准提吽發吽

訶 嚩 嚩 囉 訶

右梵字十一為降伏法妙言也心要經云若作降

伏法者行者面向南蹲踞坐左脚押右脚像面向

北於准提像前安置鏡壇更想一青色三角壇於
或立藍字尊像供具并行者自身俱想在三
角壇中或於像前只塗拭一三角壇亦得觀准

提作青色或黑色著青黑衣自身衣服亦皆青色

獻青色華毘華不香華曼陀羅華等飲食用石榴

汁染作黑色或作青色塗香用栢木闕伽用牛尿

以黑色花及芥子栢木塗香等各取少分置闕伽

水燒安息香然芥子油燈以忿怒心相應從二十

四日午時或夜半起首至月盡日滿每日澡浴斷

食念誦法准前行若惡人等身心不安或得大病

或命欲終即當勸彼合發善心
若悔過自責永斷惡心者即為彼人作息災法
念誦彼人即免災難此是四種成就之法若欲

於此四種法中求成就者須得預前持誦准提真
言五十萬遍或七十萬遍或百萬遍而為先行方
於四種成就法中隨心所欲作一法時決定成就
每見今時或法或儒為利為名終年親附竟日趨
參用盡身心罕有稱懷無常來至又生下劣之處
何如依諸佛之聖言誦祕密之神咒於上增益等
法中頻頻作之祈求之事決定遂心一切罪業悉
得消滅無常來至又生勝處現在未來俱獲利樂
豈不善哉有斯
鉅利故佛說之

出世間法妙言

心要經云若作出世間法者行者在於山間深谷殊
勝巖窟清淨伽藍運大悲心常樂利樂無邊有情同
准提王菩薩仗託無盡諸佛菩薩大悲願力助護限
四月四日一期之內阻絕人客默斷語言三密相應

心無間斷行者面向東餘方亦得就中向東最吉或全跏坐或半跏坐或隨意坐

俱得像面向西於准提像前安置鏡壇行者頂上想之

燒盡自己已有漏之身復想大蓮華上有孔阿字生成

無漏智身更想之暗字灌頂已又想以藍字變成大

火燒此有為世界如同劫火燒盡無遺但有空寂復

想建立無為之壇於最下方遍想以欠字雜色而為

空輪於空輪上遍想以舍字黑色變成風輪風輪上

遍想以藍字赤色變成火輪火輪上遍想以鏤字白

色變成水輪水輪上遍想以阿字黃色變成金剛地

於金剛地上遍想有大蓮華一蓮華上皆有准提

菩薩無量聖眾圍繞一准提前皆有行者自身一

一身各出無量華果飲食幢幡等諸供養具而為供

養又皆對准提鏡提三密相應又行者若無准提一

像并華果飲食等供具但作此觀亦得吉祥成就一

心諦想准提菩薩具無盡相好光明於菩薩心月輪

中想有九聖字壇行者想自心月輪中亦有九字壇

并自身分中想布九聖之字心月輪并身分所獻華布字如前已說

果飲食香燭等於上息災增益敬愛三法之中所說

物色皆得用之行者衣服但一切新淨者皆得作法

就甲黃衣最吉又行者不須苦節勞形恐心神散亂

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皆得三密修習於見聞覺知

唯觀孔阿字於一真清淨法衣前次第軌儀持誦至

准提真言從頭無記無數專精念誦勤策身心不令

懈怠欲近成就時必有種種障起應作降伏息災等

法隨行者根行差別於其中間必獲三昧現前即於

定中見無數佛會聞妙法音證得十地菩薩之位此

種法唯求出世間若欲於此法中求成就者須得預
 前持誦准提真言五百萬遍或七百萬遍或千萬遍
 而為先行方作此法定有靈驗二驗成行相者謂准泥墮羅尼經金
 剛頂經蘇悉地等共十餘本經皆說真言行者用功
 持誦或夢見諸佛菩薩聖僧天女或夢見自身騰空
 自在或渡大海或浮江河或上樓臺高樹或登白山
 或乘師子白馬白象或夢見好華果或夢見著黃衣
 白衣沙門或喫白物吐黑物或吞日月等即是無始
 罪滅之相或正持誦時見諸黏光明或見空中遍地
 奇特之華或見諸佛菩薩聖僧天仙等或見諸佛淨
 土或自遊佛國親承供養或暫時聞經於多劫或見

燈光高一二尺乃至一丈或無火爐中自有煙起或
 見佛像旛蓋自動或聞諸佛菩薩種種美聲或覺自
 身巍巍高大或齒落重生或髮白返黑或身潤白不
 生蚤虱或貪嗔癡心自然消滅或總持不忘一字能
 演多義或智慧頓生自然通曉一切經律論或一切
 三昧法門自然現前或福德頓高四眾歸仰等云云
 此上所說是經文今有閑僧儒士汎參禪理者厥見
 相以為妖異此則非但毀謗最上乘教亦是捨相取
 性之邪見也不知其相本來是性耳若逢如上之事但是福慧增長近
 成就相莫生疑惑之心勿起取捨之念應觀所逢境
 界皆是丑阿字或当嚙字等

或想皆如夢幻或想皆是法界一心若得

如是應驗更須策發三業加功誦持不得宜說呪中境界銜賣與人唯同道者不爲名利敬讚方得說之若成就時而有九品初下三品者若下品成就攝伏一切四衆凡有所求舉意從心一切天龍而來問訊又能伏一切蟲獸及鬼魅等中品成就驅使一切天龍八部能開一切伏藏或要入修羅宮龍宮便得入之去住隨心上品成就便得仙道乘空往來天上天下而得自在出世事無不通達中三品者若下品成就便得諸咒仙中爲王住壽無數歲福德智慧三界無比中品成就便得神通往餘世界爲轉輪

王住壽一劫上品成就現證初地已上菩薩之位上三品者若下品成就得至五地已上菩薩之位中品成就得至八地已上菩薩之位上品成就三密變成三身只於此生得證無上菩提之果此是持咒人九品成就若直求成佛不須求下三品等成就若准神變疏有五品成就一現至信位二至初地三至四地四至八地五至成佛此局當經今通依諸經故說有九品謂准提真言總含諸部神咒問曰云何得知准提總含諸部神咒答謂一藏經中神咒不出二十五部一佛部謂諸佛咒二蓮華部謂諸菩薩咒三金剛

八部謂諸金剛神咒四寶部謂諸天咒五羯磨部謂諸鬼神咒此五部每部復各有五卽成二十五部今准提總攝二十五部故准提經云獨部別行總攝二十五部又云若欲召二十五部天魔等專誦此咒隨請必至又云五部金剛四天王共結總持三昧界又大教王經云七俱胝如來三身讚說准提菩薩真言能度一切賢聖若人持誦一切所求悉得成就不久證得大准提果是知准提真言密藏之中最爲第一是真言之母神咒之王

心要卷一畢

金華子雜編序

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於放牧間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於金華之境因自號焉生自童蒙歲便解愛人博學暨乎鬢髮焦禿而無所成名凡爲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詠而所得亦不出流輩年逾壯室方莅官於畿甸繼宰二邑共換二十餘寒暑唯知趨趨畏慎不能磊落經濟罷秩歸京得留綴班家貧窶在闕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猶綴吟不倦倦縱情任興一聯一句亦時有合於清奇顧於食玉燃桂不無撓懷纒緩紆斯須則嘯傲自若或遇盛

友良會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猶耳聰意悅未嘗不周旋觀察翼或奏會警戒庶幾助於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於逾晷不息時皇上憂勤大寶宵衣旰食致治之切無愧前代命有司張皇公道掄擇材雋科第取士鬱然反古時有以春闈策問舉子對義見示者覩強國富民之論古今得失之理則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時而抱名稱不聞於世何疾復甚於斯矣因念爲童時侍立長者左右或于冬宵漏永秋階月瑩尊年省睡率皆話舊時經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則承平事實爰及亂離于故基跡或歎或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 劉崇遠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膺運相羿禍浹有仍之慶始隆哀莽毒飮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渡沉海之斷綸却成萬目撥伏灰之餘簡在序丸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雜霸道澆漓頓革習尚無虛遂使武必韜鈴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勲代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閻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飭弊于前乃自弊也烈祖聿興于後固天興乎始天祐間江表多

故洎及寧貼人尚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侶橫經之席蔑爾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詞以假之或有贄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緡帛副焉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湊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歧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共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泣悽咽僕隸自念髫齡之後甚能記聽今雖稚齒變老耄忘失憶十可二三猶存乎心耳併成人遊宦之後其間耳目諳詳公私變易知聞傳載可繫鉛槧者漸恐年代浸遠知者已踈更積新沉故遺絕堪惜宜編序者卽隨而釋之云爾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劉崇遠撰

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
二三客將挾縣令坐于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
使王某叅拜于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
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
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
忘于本故爾師範器宇英雋短于寬恕殺戮過差人
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丈夫順而舉事反結
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
欲立殊勲于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
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已之掌

金華子雜編卷上
握天王窮迫痛宰輔誅戮千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
勤王誠宜鼓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眾才可合順
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之豪縱
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

陸翹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
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閑居卽事云衰柳欲
閑苑白門啼暮雅茅厨煙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
山石貧看南阮家沉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
北樓云設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
在之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

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當時
甚播于人口及第累年無人召一遊東諸侯獲鏹僅
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于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
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于子弟好讀
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
全危難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西
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
識其間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于世矣成式讀之
不過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衆實無

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連牧江南九江名
山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皆有吟詠前進士許棠
寄詩云十三年領郡郡郡晉仙山爲廬陵頑民妄訴
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于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
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
以其古學相選常送墨一錠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
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
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行于世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于錢塘湖每先數日
卽于湖汊排列舟舸結絡綵檣東西延袤皆高數丈

爲湖亭之軒飾忽于其夕北風暴作綵船洶湧勢莫
可制旣明皆逐風颺泊處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
之爲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遙指於
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綵艦聯從非人力堪制無計
取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
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爲難觀者
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瓊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于記
識初與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
能憶諸走更名姓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

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胷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閱逮及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

柳氏舊聞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獲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乃編此爲次柳氏

舊聞以備史官之說也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後贍無及路公巖者杜尚書覽謝表因問絢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卽行豈又逾越宰相可謂有權絢嘗以過承恩顧故擅移授及聞上言時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令狐補闕湍與弟中書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薇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為從事清瘦明白猶若鷺絲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先是中朝流品相率為朋甲以明德清重之最者為其首咸通之際推李公都為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親昆仲也澹即預於品日以涓之後逸日為麗率不許齒焉多方敬接冀時暱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蠱螫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清名喧于時與鄭顥同為流品所重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為崔鄭世界雖古之龍門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寬桂林大父即常侍之兄同營別墅于惛邠公之弟牧泗州為龐勛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惛孤城獲全等加殊獎

同營別墅下疑有脫字

邠公惛暮年就於燕會淮海之政有獄市之譽聞于上聽因除崔魏公鉉替惛上賦長韻詩送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親養治一方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聞御製因習來蘇隊舞以迎侯邠公悅

之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以
故吏叅焉公問曰來蘇健否軍將不敢對公曰傅希
才也對曰健
故事南曹郎既聞除日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
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爲主客員外時有除
翰林學士之命既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
翰林學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駕而將復治故廳至
省省門子前曰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
舉不敢避遂退彥若公相之子能馳譽清顯中尉楊
復恭善之故能變致中授耳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
上親握庶政之後卽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
須歸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州許其便卽
之任上金陵甲第之盛冠于邑下人皆號爲土墻李
家宅宣宗嘗親試神童李穀于便殿穀年數歲聰慧
詳敏對問機悟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絹二匹香一
合子以彰異渥上之儉德皆此類也便卽之任下
疑有脫字
宣宗臨御逾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
雖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越洪潭青廣等道翻城以
上之恭儉明德時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御而恩

金華子雜編卷上
七
詔慰撫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爲小太宗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朝廷儒宗最見重于武宗常
自舉于上曰讀書則五行皆下爲文則七步成章而
式頗有武幹善用兵累總戎平裘甫等温璋失利于
徐州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
全軍赴任焉駐軍于境外優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
興矯矯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每日三百人
守衙皆露刃立于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
儀于飲食之間一夫號呼衆卒率和節使多儒素懦
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聞

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袂衣坐胡床受
參旣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于帳前不留一人
崔魏公鎮淮海九載法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整
未嘗輕易儀注常列引馬軍將少亦不下二百蹄民
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猶存喜論其餘愛或
戲之爲九年老

崔雍爲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
棄城奔浙右爲路巖所構竟坐此見害雍與兄朗序
福昆仲八人皆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爲點頭崔
家如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旣醉

而寢忽夢遊歷于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于廳事中
設酒饌甚備旣而醉飽不堪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
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盡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
自盡旣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于連帥裴公瓌奏
之鎖縻於思過院雍憂恚且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
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後周侍中寶之在軍困于芻
粟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恒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
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達也舉之隸諸衛使主腹庾
以謹厚尤見委任旣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
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疴而薨

李景讓尚書少孤尊夫人某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
侯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婦居東維諸子尚幼家本清
素日用尤乏適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古墻夜圯墮童
僕修築次忽見一舡槽食雜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
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上太夫人聞之誠童僕
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旣到命取酒酌
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
義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
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門下此未敢
覲乃令函閉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

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
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幃之懼其糾劾
也然終以強毅爲時所忌舊俗除亞相者百日內若
別有人登庸謂之辱臺而景讓未十旬蔣公伸入相
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逾年乃請老歸于洛下終
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孀居之歲才未中年貞幹嚴肅
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動以禮雖及官達之後稍怠
于辭旨則槩楚無捨先是景讓除浙西節度使已而
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取某日太
夫人曰若此曰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惶懼方

悟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得也命童僕
折去巾綬撻于堂下景讓時以班白而高堂嚴厲常
若履冰搢紳之流健美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
衙因應對垂禮怒撻而斃之既而三軍洶洶將致翻
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際出坐廳中叱景讓立于
階下曰天子以方岳命汝鎮撫安得輕弄刑政苟致
一方非寧不惟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
且使老婦何面目見汝先大夫于地下言切語正左
右感咽乃命坐於庭中將撻其背賓僚將校畢至拜
泣乞之移時不許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于是軍伍

帖然無復異議矣景莊累舉不捷太夫人聞其黜額
卽笞其兄中表皆勸如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
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
名者自合放及第耳旣而宰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
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兒一年遭一頓杖是歲景莊
登第矣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竇僂猶幕江淮僂永貞二年相
公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成嚴
亦以僂宿老敬之僂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旣而
出家樂竹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相公

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又好古昔日曾聞阿舞婆如
今親見阿婆舞趙公輾然久之

杜審權以廟堂出鎮浙西清重恭寬雖左右僮僕稀
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親密性習慎厚故也在
任三載自上任坐于東廳洎于罷去未嘗他處雖重
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雍容之度丹青莫及時邠公先
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

王尚書式初爲京兆少尹好縱情酣飲京城號爲王
鄧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巷中有欄街鋪設
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

主人持杯跪獻于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達官來顧
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媿領而去行百餘步
乃回轡復詣之曰向者酒甚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
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雲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嗤笑婢子
之口嗚呼怒鄰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已則甚之
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球軍將而擊拂
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公領鹽鉄在江南駐泊潤州
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

聞相公打球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輟樂命馬不換
公服馳驟于綵場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
揮擊應手稱嘆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卽從來之
聞猶未盡此之善也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强毅闔官之門莫肯折節逮
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排獨以領毬子供奉者前
後凡三十六度遂挂聖意遷金吾第二番將軍尋遷
對御仗第一籌喪其一目授涇原節度移鎮浙東與
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總元戎意遂
輕少兼以對境微釁憎愛日尋漸積爲仇讐矣

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教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爲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暮凡遊從觀會莫肯從押藩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厨看花而藩爲之幕長方盛服廳中俟其來報移時莫之召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其不赴會藩便言不知瑄乃與藩攜手往焉旣至彼瑄則讓其失禮于首廳賓從初端揖悚聽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厲聲曰韓三十五老大漢向同年覓得一副使而更學鬪唇合舌瑄掀髯而起饌席遂散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于本道不修支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復爲已任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罷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許北土遂罹王拱之害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毒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唯生黑豆和合可以紓患旬屈茅山出烏頭道流水煮爲丸餉遺知聞愚類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痰吐昏迷亟療方止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見藩自宣州罷職退居于鍾山愛敬寺忽

金華子雜錄卷上
有道流勸服補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爲丸藩
服之數月乃方似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
血頃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
身貌環偉既疲委頓簾席流液須臾侍疾骨肉鞋襪
皆如緋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澤莫及但以
血肉舉骨就木而已金華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
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于此也禮曰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進藥之審也夫
麵養身之恒物也冷暖苟差猶能灾人而况金石靈
草乎蘊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轉之制孰可輕脫駕馭

乎處天地間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况于達明之
士也何乃苟利從欲劫掠爲功由彼兵火自貽不戢
之禍莫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輔嘗語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箠自
云授易于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
休假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間且于小廳奕碁握
槩以佇俱至俄而主人忽南向瞪目神色沮喪遽歸
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于是賓客
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
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免持一金往請卜

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遇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報之寃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禳禱乎曰至寃得請于天命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揚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觀之揚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楊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爲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妝爲諸女姊驕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于中門其旦某入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黥汚家風遽索杖背笞之二

十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沉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適來忽見躡履自南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于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奈何然驗王生之卜于前事不誣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註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典吳興日夢人告之曰爾當位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

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卽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
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逾月
而卒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晦辭捉捉德祥等云
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喻人則不爾不學與學論
學非採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爾言
根不旣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爲禮部侍郎知
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西方王
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
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
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
又辟爲節度判官始方應召狂于美色有父遺風赴
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于祖
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
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軍隨而遺之晦
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
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輦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
是

氏曾取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國蔚
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鉄程爲揚州院官舉
吳堯卿巧於圖利一時之便蔚以爲得人竟辭筦推
之政程累牧數郡皆無政聲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
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初辭之私謂人曰崔氏之
門若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國堅請不已程不能免
乃于寶應諸院間取一弟姪以應命而適之其後讓
能顯達封國夫人而程之女竟無聞焉

蔡州伯父院諸兄皆少孤泊南海子長擢第之日伯
母安定胡氏已尊年矣詰早僮僕捷至穆氏長阿姨
入賀北堂伯母方起未離寢榻問安之後慮驚尊情
不敢遽聞但嬉笑於前久之忽問曰小娘今日何喜
色之甚也對曰亦只緣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
我知也是郎將及第耶言訖滿目泣然左右因之不
覺皆流涕吁長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誠非淳摯
也不能感物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尚書顯門生也居
于杭州踈于馳競終于員外郎初將赴舉聞隣氏女
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爲辭乃日
備一千緡先到卽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日請

各賦一篇以定勝負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
回江南經蘇州過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
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榘焦桐方
物等令且寄代歸意郢爲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煙
柳暖花香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
絃鴛鴦交頸期千載琴瑟和諧願百年應恨客程歸
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兒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
入訪猶子留宿虛白堂云闕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啣
啣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張祐詩名聞于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

祐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
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祐之故居坵垣廢
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常訊于廬里則亂前故老猶
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祐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
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
晚歸時猶見祐巾褐杖履相翫酒市已則勁步出郭
夜迴縣下及過祐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爲
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
韋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之門生也自左拾
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常跨驢策杖經闌中過布袍

貌古羣稚隨而笑之卽以杖指畫厲聲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畏韋楚老引羣兒令笑因吟咏而去

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息忽于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可長一寸許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舫壓重及曉視之卽有衆龜層疊乘船而上大懼以其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龜遂散旣而話于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

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人歎惋不已

淮南巨鎮之最八物富庶凡所製作率精巧樂部俳優尤有機捷者雖魏公德重搢紳觀其諧謔亦頗爲之開頤嘗行讌之暇與國夫人盧氏偶坐于公堂忽微笑不已夫人訝而訊之公曰此中有樂人子孫多出言吐氣甚令人笑夫人承命軸簾召之子孫旣至撫掌大笑而言曰大人兩個更不著別人風貌閑雅舉止可笑參拜引辟獻詞敏悟夫人稱善因厚賜之

王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毆殺
美人張氏爲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
部民目之呼之爲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疊其
父確然曰骨肉至寃唯在相公裁斷爾曰若必如是
卽國法予安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改
少責至今青州猶印賣王公判焉

中朝盛時名重之賢指顧卽能置人羽翼朱慶餘之
赴舉也張水部一爲其發卷于司文遂登第也光德
相國崇望舉進士因朔望起居鄭太師從謹聞者已
呈刺適遇裴侍郎後至先入從容公乃命屈劉秀才

以入相國以主司在前不敢昇進坐隅拜于副階之
上鄭公乃降而揖焉亟乃趨出鄭公佇立于階所目
之候其掩映門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舉人裴公
亦贊歎明年列于門生矣

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陽率更書自
稱東山道士杖策孤邁居止無定所每歷諸子之家
才止廳事少時遂去兒妻泣留蔑之顧也率多遊于
市井之間縱飲酒肆稍稍于肋脅後取碎黃白物鬻
換酒價資鏹時竭卽不知所在人皆竊伺踪跡莫之
得也或浹旬又見鄜里中少年之徒多從而學書必

愜意者方許之教常于衢路間忽見士人節謂之曰
速將二千錢來二十日內教你歐書取成人敬從之
果無謬矣得錢隨手與人又善射法兗州節度使王
庶人聞之迎而就試焉節曰當于隙所置一物但略
言節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僕于毬場內以箬
籠覆之謂節曰西望射之可中矣節曰不識此奴可
射乎王公笑而許之未深信既一發箭使往覘之奴
已貫心而斃矣王公大驚惋無及欲從之學節曰不
可公今日得明日即反矣王內惡之而不敢言既而
命同出獵即遂亡歸山東忽一旦遍請知聞告別翌

日而卒葬于城南平地壘石爲椁累年有獵者兔鷹
隨走入于墓穴中獵者窺之見其衣冠儼然而寢即
戲之曰三禮健否以草杖掀之乃空衣焉方驗其尸
解矣

朱冲和五經及第恃其強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
隙生情爭訟自江南採巨木送于台省卒不能運繫
繫既久則又鹵莽捨之如此數四人號爲宦途惡少
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仙芝既死賊衆戴之爲首
遂日盛橫行中原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曰民
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則服歸惡

則離貳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
剝于賦歛水旱不恤其病餒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
則窺奪穀粟以救死命黨與旣成則連衡同惡跨山
壓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列嶽無城壁之險重關無
百二之固蟒喙噓天翠華狼狽而西幸豺牙爍日齊
民肝腦以塗地鄆鎬凌夷往而不反矣世之清平也
搢紳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祿靡念文武之本
羣尚輕薄之風蒞官行法何嘗及治由是大綱不維
小漏忘補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旣遭飜飛
之變是作愚家自京洛淪陷遂河海播遷此流寓江

南之所自也

劉鄩本事販鬻王氏旣承昭皇密詔會諸道將伐朱
氏乃遣鄩偷取兗州鄩乃詐爲回圖軍將于兗州置
邸院日僱傭夫數百詣青州潛遣健卒僞白衣逐晨
就役夜卽留寓于密室如是數月間得敢死之士千
餘人又于大竹內藏兵仗入監門皆不留意旣而迎
曉突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使姓張統師伐
河北鄩旣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
旅拒加以州將素無恩信于衆鄩諭以將爲順舉戢
御嚴明鷄犬無撓軍庶悅伏青州益師又至兼招誘

武勇不日衆逾數萬張氏家族在州供備逾於其舊
張帥有母鄴每端簡候問備晨昏之敬加以容止重
厚見者畏而敬之俄而張帥聞變回師圍城張母登
俾呼其子而語之曰吾今雖在城內與汝隔絕而劉
司空晨夕端笏問我起居其餘鷺雀莫敢誼雜汝切
不可無禮于他由是張頓兵緩攻青州聽命於梁圍
解鄴乃歸降梁梁太祖得鄴大喜累用征伐皆獲殊
勳平魏府後遂爲梁氏元帥威名顯于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姓胡在監三十年請老還江南
後敘優勞授官江南郡之椽曹辭不赴任歸隱建鄴

舊里有寓居盧苻寶者亦名士也嘗問之曰近年以
來相坐多不滿四人非三台星有災乎曰非三台也
紫微星受災乎曰此十餘年內數或可備苟或有之
卽其家不免大禍後路公巖于公琮王公鐸韋公保
衡楊公收劉公鄴盧公攜相次登于台座其後皆不
免惟于公琮賴長公主保護獲全于譴中耳
盧公攜入相三日堂判福建觀察使播等九人上官
之時衆詞疑惑王回崔程郎幼復等三人到任之後
政事乖張並勒停見任天下爲之岌業黃巢勢盛遣
使乞鄆州節度勅下許之攜謂妖亂之徒若許則僥

倖得志及潼關不守鑾駕將西幸謂小黃門數人詣宅擁門詬責之遂寘堊而斃黃巢既入京斲其棺焉

鄭僂爲江淮留後金帛山壘而性鄙嗇每朝炊報熟卽納于庫逐時量給緘鎖嚴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妝閣問其姊起居姊方治妝未畢家人備夫人晨饌于側姊顧謂其弟曰我未及食爾可且點心止于水飯數匙復備夫人點心僂詎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告以其舅食却僂不得已付之曰怎麼人家夫人娘子喫得如許多飯食

朱冲和常遊杭州臨安監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頗邀迎止宿情好甚厚冲和深感之來監中訪同姓因出入隣司稍熟亦不防備一日隣房吏偶以私歷一道置在案間冲和窺之皆盜分官錢約數千百萬候其他適遂取之懷袖而去吏人既失此歷知爲冲和所制一監之人無不懼重辟矣衆情危懼共請主人願以白金十笏贖之冲和既聞念苟不許之則宗人亦當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難以久受弟之殊分則無不可也衆人嘗諳其稟性剛執儻一問不允則無復可搖動初令往探若卜大敵及聞其許成咸私制賀

五百兩銀不時齊足冲和既見乃取銀并歷同封而還之并續絕句三千里內布干戈累得鯨鯢入網羅今日寶刀無殺氣只緣君處受恩多然終以惡名爲人所構竟不免焉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

許棠常言于人口往者年漸衰暮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喜一作第以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與人世

孤進之還丹也

苗紳貶南中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紳歎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於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于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顧况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懸挂巨鐘再尋其鐘杳無蹊徑其所在卽貴溪弋陽封疆之間愚宰上饒日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本邑懷玉山內樵蘇人往往見之長松森羅泉石幽麗前望若有

宮苑林樹掩映松門之上有巨藤橫亘掛大鐘可長丈餘去地又若十丈有採樵人矚目望于下徘徊竟日將去卽密記道路遠近明日與親識同往則莫記所在時樵採則忽過之又非向時所在鐘與松門則無異狀云旬月前隣舍之人見之不誑也由是知逋公之記不謬哉今已具詳附錄於後此致坐于常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率皆長壽儘有二百歲者鄉人謂仙源疑或有花木靈草常墮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仙神浸濯芝木泉流連綿不遠乎餘功及物猶能鎮駐也是知名山

巨岳無不聞有靈異之境信州靈山雖不齒于岳鎮盛名中而古仙勝跡亦甚可數其狀秀拔諸峰轟列亦有水源居人多長壽縣之人吏時有父母年過百歲鬢髮不衰者

沂密間有一僧常行井鄆間舉止無定如狂如風邸店之家或有愛惜寶貨若來就覓卽與之雖是貴物亦不敢拒且若舍之暮必獲十倍之利由是人多愛敬無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貧道愛喫脂葱雜麵餌飪速便煮來人家見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將半忽捨起而四顧忽見糞土或乾驢糞卽手捧投于椀

內自擱其口言曰更敢貪嗜美食否則食盡而去然所歷之處必尋有異事其後河水暴溢州城沉者數版州人恐懼皆登陴危坐立于城上水益漲頃刻去女墻頭數寸城人號哭數十萬衆命在須臾此僧忽大呼而來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須與救取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軀質以沉巨浪隨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日大水並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泐流涕泣而尋其尸忽于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見其端然而坐方袍儼然大衆懽呼云和尚在就問則已溺死矣乃以輦輿起赴近岸數百之衆莫

可舉動又其洲上游泥不可起塔廟相顧計議未決經宿其塗泥湧高數尺地變黃土堅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拈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于山中兩錢價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喫利不盡善符鄉野牛瘡卽以片紙書云曹拈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羣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性嗜鱸持網者攜鱸以候之旣見卽問其來意漁人曰業網于圖山每歲夏先得鱸一頭獻于府主例獲一千文今冀早獲取賞故來相投受而許之乃以

符一道付之適去未久復有一人亦攜鱸來告如前
沉吟久之復與一符令去旣而先得符者果得鱸魚
遂奔赴府主至廳門忽遇賓客遲回未將上次其後
得符亦賫一頭來到乃同將上皆獲一緡焉此人靈
異甚多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仙傳遺落數件故
復敘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業以淘河者偶
獲一古鏡可徑七八寸方拂拭則清明瑩徹皎潔鑒
人心腑洞然見者大驚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鏡投于
大江中旣投而後悔之方訴于人聞者皆知是軒轅

所鑄之一矣吾聞希世神物咸寶藏于天府川瀆之
靈密司其職歸藏氏所傳固陰祇之多護何乃忽奮
發于泥滓間而又不得令識者一覩豈上古之至寶
時亦示顯晦于人哉而隱見有數俾特出愚者之手
必其無能滯留於凡目耶

楊琢常說在淄青日見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竟
踰三尺其燕哺雛旣飛一旦有諸野禽飛集俄而漸
衆梁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于堂
俄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趕其家老人罔
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白鳳鷄

長數尺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飛去又有八家
燕巢生一赤鳳子騰躍飛去
志怪篇曰凡藏諸寶亡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華水
赴所失處掘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楊琢云北海縣中門前有一處地形微高若小堆阜
隱起如是積有歲華人莫敢鏟鑿有一縣宰乃特令
平之旣去數尺土卽得小鐵錢散實其下如是漸廣
衆力連取僅深尺餘東西袤延西面際乃得一記云
此是海眼故鑄錢以鎮壓之量其數不可勝計又不
明敘時代其錢大小如五銖闔縣懼悚慮致災變乃

備祭醑却以所取錢皆填築如故其後亦無他祥
楊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焰光芒而隱隱有
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輟夜後廂巡呵喝于外望之
則又光焰亘天居旬日聞人漸聲傳曰或聚衆其家
父老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卽有一小龍長尺餘墜
下鱗甲炳煥父老驚懼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
畢旣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廡而入如炬爍人瞻
視一家駭震竄伏稽顙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
騰天而去其家不數年隳敗焉

楊琢云膠東屬郡有隱士莫詳其姓氏鄉里布袍單

衣行乞于酒市中日希一大醉而已既醺酣卽以手握衫袖震舉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羣兒隨繞噪擁咸謂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傳舍郡非衝要使命稀到常寄宿于驛廊土塌之上葦簟一重每醉而歸先以冷水連洗令濕透然後就枕寒暑有變茲固無改也雖風霜如割單裯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熱氣傍蒸于人驛之門者皆識其非常人每酤酒數升置於床前及常爲水沃筆以候其入見酒卽飲罄而後寢如是經歷累年忽一旦往道齋大會中白日上昇矣

僧守亮受業上元古瓦官寺學行無所聞而好言周易中彖象贊皇李公之鎮浙右以南朝衆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綱者見亮因戲謂之曰大夫取一解易僧吾師常時愛說易可能去否亮聞之遂請行旣至贊皇初見儀容行野未之加敬及與論易道亮乃分條析理出沒幽隱凡欲質疑亮乃敷演出人意表長安閭里中小兒常以織草刺地穴間共邀勝負戲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旣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如蜘蛛北人見之尋常固不屆意南人偶見因

有異之者蓋江南小兒亦謂之釣路馳其垂子之背
有若馳峯然也措紳會同時有此質疑眾默然客有
前明經劉寡辭曰此爾雅所謂王蚨蜴景純之注可
校焉證之于書皆信眾皆歎服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其間必有其理未之暇也必與備是後其必

金華子雜編卷下畢

有異之者益江南小兒亦謂之鈔略處其虫子之背
有若蠶峯然也搢紳會同時有此質疑衆默然客有
前明經劉寡辭曰此爾雅所謂王蚨蚴景純之注可
校焉證之于書皆信衆皆歎服

金華子雜編卷下畢

